

从马迭尔阳台音乐诗会,到“诗意与城市文化建设”研讨会;从萧红故居,到冰雪大世界、太阳岛雪博会……1月10日至13日,舒婷、陈仲义、王山、梁平、李琦、娜夜6位著名诗人,在冰天雪地又火热无比的哈尔滨留下了诗歌的足迹——

当诗歌遇见冰雪,你会听见……

本报记者 韩冰/文 刘洋/摄

舒婷、陈仲义:我们想在哈尔滨买一座木克楞老房子



“大家好,我们两个南方‘老土豆’在冰雪季到火热的哈尔滨了。我们跟你们一样感到非常荣幸,而且很期待。希望你们和我俩一样,在冰天雪地里感受快乐的好日子,读读诗,吃吃红肠,看看冰雪大世界,然后把美好的记忆带回家!”

1月10日晚上,当舒婷出现在中央大街,站上马迭尔阳台的时候,将“太阳岛冰雪诗会”主题活动——马迭尔阳台音乐诗会推向了最高潮。

在第二天的研讨会上,说起此次和哈尔滨的冰雪之约,她语气轻快活泼:“我已经是第三次来哈尔滨了,这次我要来,但陈仲义担心这里太冷了,他有高血压,气温低会诱发动脉夹层疾病。我就跟他说,我眼睛不好,如果

我一个人去,摔坏了被抬回来你要后悔不及。”惹得大家笑声不断。

舒婷口中的陈仲义是她的爱人。陈仲义是厦门城市学院教授、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特聘研究员,是一位诗歌理论家。他发表论文300多篇,共计500多万字。出版现代诗学专著13部,代表作《现代诗:语言张力论》。曾获第12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、第三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奖、首届昌耀诗歌·理论批评奖等奖项。这次鼓起勇气来到哈尔滨,陈老师表达了对寒冷的充分尊重;穿了两条羽绒裤、两件羽绒服。他们夫妇幽默风趣的相处方式也让大家忍俊不禁,心生羡慕。

舒婷说:“冰雪对诗人是浪漫的,

我也写过一些关于雪的诗。我是带着一种梦幻的眼光来看北方的冰雪。但真正懂得雪的温柔、洁白、朴实的人,只有北方人。我还写过一篇文章叫做《我是快乐东北人》,写的是几个我最好的东北朋友。因为他们,我一遇到东北人,就觉得亲近了几分,觉得这个朋友是可以信任的。我见到的人无数,但我没有见过一个坏的东北人。他们给我的感觉是肝胆相照,遇到困难的时候,你可以跟他们说,而且他们不求回报。”

舒婷第一次来哈尔滨还是上世纪90年代,是带孩子来滑雪。结果那年雪下得很少,滑雪场的雪特别薄,摔得头特别疼。这次来哈尔滨之前,她也被哈尔滨的“火爆”感染了,她说,“央视新闻每天都在热火朝天地报道,我每天

晚上都在看哈尔滨的新闻!”

这次去萧红故居的路上就纷纷扬扬飘起了小雪。萧红笔下的“后花园”里落着厚厚的雪,一切都是北方冬天该有的样子,还看到了白雪皑皑的呼兰河,去了火爆全国的冰雪大世界,看了心心念念的“哈冰秀”……

“哈尔滨现在这么火,也让我想到了哈尔滨的夏天”,舒婷说:“哈尔滨的夏天特别凉爽,哈尔滨人这么聪明,依托‘小土豆’‘小砂糖橘’,到了夏天不知道又会有什么网络热词被发明出来,引爆全国。希望哈尔滨的火爆是可持续性的。希望哈尔滨的朋友现在就开始想想。”“我也希望,我们能在哈尔滨买一座‘木克楞’老房子,在这里过一个凉爽的夏天。”

王山:诗歌遇见冰雪就会熊熊燃烧



这次来参加“太阳岛冰雪诗会”,王山成了在马迭尔阳台上朗诵诗歌的“第一人”。他朗诵的诗名为《母亲的名字如星辰闪亮》。这首诗被“学习强国”引用、发表之后,获得了150万+的阅读量。

王山说:“这首诗不仅是写给我母亲的,也是写给每一位美丽、慈祥的母亲,母爱是人类共通的情感,很有正能量。”

1977年,王山从伊宁考入新疆大学,也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之旅。他告诉记者,走上诗歌创作之路,缘于爱上了舒婷的诗,那些诗当年过目不忘,至今还如数家珍。

他兴致盎然地说:“对于舒婷的诗,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《致橡树》《祖国啊,我亲爱的祖国》,我却对《四月的黄昏》念念不忘:‘四月的黄昏里/仿佛一段失而复得的记忆/也许有一个约会/至今尚未如期……’而此时此刻,我们正和哈尔滨有个约会。以诗歌为名、冰雪之名!”

作为中国诗歌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的王山,曾经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机关报《文艺报》副总编辑、《中国作家》杂志主编……在散文、评论、小说等领域颇有建树,但诗歌始终是他的最爱。

“从中国诗歌学会的角度,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婆婆卖瓜,但我真的感觉,诗歌是文学的皇冠!”王山说,“诗歌的

精妙、精准,她与哲学、美学的完美交融,是其他文学形式无法比拟的。她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地,也展现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。”

他说:“诗是‘言志’的。我们中国人从小就学习唐诗宋词,孩子在不懂事的时候就开朗读、背诵这些千古名句,可以让孩子了解我们的国情,对于提高他们的文化、审美,树立正确的三观都功不可没。”

人们对唐诗宋词都非常熟悉,但现代诗还是有点曲高和寡,这是个现实。王山说:“我们中国诗歌学会要做的就是‘破圈’。让诗歌从阳春白雪走向人间烟火,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。”

他表示,哈尔滨是一座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城市。此次,和几位著名诗人一起来到这里,和这座城市的“爆火”不期而遇。在马迭尔阳台音乐诗会的现场我们感受到了哈尔滨这座城市的热情,以及哈尔滨人的对文化、对诗歌的热爱。

“当诗歌遇见冰雪就会熊熊燃烧。”王山希望将“冰雪诗会”打造成品牌,在每年哈尔滨冰雪节期间推出。他说:“我们脚下这片黑土地广袤、美丽而又深厚。哈尔滨在文化艺术方面有着不可多得的资源,一定会有更多好的作者、好的诗人、好的诗歌作品在这片土地上‘破土’而出!”

梁平:哈尔滨是一座让梦想生长的城市



和气息。”

“哈尔滨这座城市和哈尔滨人都非常优秀。哈尔滨今天的‘火’‘出圈’,很多人都说,哈尔滨背后一定有高人运作、策划。我也觉得一定有高人,这个高人就是每一位哈尔滨市民!”

“哈尔滨淡出人们的视野已经太久了。这种淡出并不是因为哈尔滨本身,而与东北的沉寂有关。这是让我非常难受的一个现实。但是哈尔滨有强大的文化自信,有不屈不挠地擦亮城市名片的强大意志,这股劲一直积淀着,也必然会大爆发!”

他激动地表示:“我要为这座城市、为每一位哈尔滨市民点赞!”

梁平,出生,成长于重庆。他幽默地形容自己是从一个“不太南的南方”,包括萧红、萧军。他们让我对哈尔滨格外偏爱。这里的历史、人文、自然风光,都让我产生了很多写作的冲动和动力。

他说:“我在这个热点时刻来到哈尔滨。这是哈尔滨最冷的季节,也是哈尔滨最热的季节。此行不仅让我感受到了冰雪,更让我体验到了

冰雪中的热度。这种巨大的反差,会让我们这些写作的人产生很多新的碰撞。”

虽然为来哈尔滨做了很多准备,但还是没有穿棉裤、没戴帽子。为此,梁平受到了本地诗人李琦的“攻击”。“你说裤子里面是腿,是对哈尔滨冬天极大的不尊重!”第二天的萧红故居之行,他穿上了厚棉裤,还特意借来一顶特色皮帽子拍照留念。那天飘起了小雪,雪和皮帽子激发了年过六旬的梁老师的童心,他开心地说:“下一本书的作者照片,我就要用这一张!”

在“当诗歌遇见冰雪”暨“诗意与城市文化建设”研讨会上,梁平提出了“城市是有精神密码和文化胎记”的观点,他认为,新时代的写作不是让我们写很多空洞的惊叹号,更不是把新出现的现象贴上标签。“城市人与人、人与城、城市与社会等等之间消极、积极、融入、抵抗的关系,都是城市书写中需要我们思考和辨别的问题。”

每个地域都有独特的方言和叙事风格。哈尔滨有梁晓声、迟子建这样的作家,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诗人。希望哈尔滨借此机会,找到书写城市的精神密码,这个密码一定和精神、情感、欲望有关。

李琦:我是一个“哈尔滨主义者”



李琦,是此次参加“太阳岛冰雪诗会”的诗人中最特殊的一位。她既是参会诗人,又当仁不让地做起了“东道主”。

她说,因为“我是土生土长的、真正的哈尔滨人,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个城市。”“哈尔滨对我来说,是最美的城市、最亲的地方,我生命中那些重大的、美好的、难忘的事都在这里,我的亲人、朋友、工作……都在这里”。

退休后,李琦客居北京。也许是

因为老了吧,她说,从去年11月得到通知心情很不平静。当时筹备活动的时候,哈尔滨还悄无声息,没想到,成行的时候,哈尔滨已经成为一座“网红城市”,迎来了她的高光时刻。

“飞机刚到哈尔滨,就感觉到一股热浪袭来。”当她看到很多南方游客还没出机舱,就掏出手机拍视频,宣布“我到哈尔滨啦!”难掩内心的激动。“出发前,在北京刷到关于哈尔滨的小视频的时候,我就已经好几次热泪盈眶了。我真心为哈尔滨高兴。希望哈尔滨的这种热度不是一时一事,而是长久!”

在李琦眼中,每个哈尔滨人都特别热爱自己的家乡,她也是其中的一份子。她甚至宣称,自己是一个“哈尔滨主义者”。

因为哈尔滨是一座独特的城市。

她说,哈尔滨并没有很长的历史,只有短短的一百多年。但是因为中东铁路,这个小渔村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跃成为全中国最繁华、最洋气的城市。

我们哈尔滨人的祖先,都是从关内来的,他们推着小车,一步一步走到这里,是他们主动选择了这片土地,决定这里成为他们的故乡。这些强壮的、要强的人,建设了这座城市。

哈尔滨,还是一座特别感恩的城市,民间有着敬仰英雄的传统。我们

这里有兆麟街、兆麟公园、尚志大街、靖宇街、一曼街……我们会忘记任何一位为我们流过血的英雄。

这也决定了哈尔滨人的基因里,有明显的特征:强壮、勇敢、包容、互助、浪漫、幽默……

她说:“这座城市的冬天是黑白分明的,是寒冷的。但是,最冷的地方,有最温暖的人情。”

参加马迭尔阳台音乐诗会的时候,李琦选择了《就一朵雪花而言》这首诗。她说,这是一首书写冰雪的诗。“我要把最真诚的诗,献给我的父老乡亲。”

她还有《眺望》《哈尔滨笔记》等组诗书写哈尔滨,并获奖。但她觉得自己写得还不够。

哈尔滨本来就是浪漫的,这种浪漫和这座城市血肉相连。李琦认为,现在哈尔滨的爆火,是因为我们的服务。南方游客的要求,不管多难我们都能去满足。但她更希望,能找回哈尔滨原本的味道和面貌。“我已经老了,但我要努力用自己的笔,把那些已经不复存在的、被抹平了的东西写出来。”

她说:“今天来的都是中国最好的诗人,希望你们用自己的笔,书写你们的所见。多多关注我们哈尔滨,关注我们哈尔滨的诗人、作家。”

她希望,这座曾经有过辉煌,让很多人向往的城市越来越好!也希望这座城市的人,能活得舒展、如意!

娜夜:全中国的城市都是一样的,只有哈尔滨不一样



“最小的阳台有一颗最激动的心。当我站在马迭尔阳台上,那种感觉好像不是我站在阳台上朗诵,就好像是诗歌弥漫在哈尔滨的漫天风雪中。”在11日下午举行的“当诗歌遇见冰雪”暨“诗意与城市文化建设”研讨会上,当娜夜老师不疾不徐地说出这番话的时候,与会者的内心在激荡,眼角有泪意涌动。大家不禁暗自感叹,这就是诗,这就是诗人啊!”

娜夜,毕业于南京大学,生活在

成都。现在担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、中国作协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。此行是她第二次来哈尔滨。第一次和哈尔滨结缘也是因为诗。当时她就对哈尔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创作了一首关于哈尔滨教堂的诗。

此次,参加“太阳岛冰雪诗会”,她朗诵的是自己的作品《幸福》。她说:“我去过很多地方,感觉全中国的城市都是一样的,只有哈尔滨不一样。这首诗与哈尔滨此时、此地的氛围特别契合。”

此次哈尔滨之行,最让娜夜期待的行程是萧红故居。娜夜说:“我非常喜欢萧红,她的《呼兰河传》我不知道看过多少遍。它是我的枕边书。每当我回到家,不管多么疲惫、烦乱、不安,只要打开《呼兰河传》,好像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,一下子就平静下来了。”

在去萧红故居的路上,经过呼兰河的时候,她特意要求放慢车速,感受这条河、这个人。在参观萧红故居的时候,她对每一件文物、每一篇手稿看得格外认真。当看到不同版本的《呼兰河传》时,她爱不释手,告诉记者:“我几乎可以把《呼兰河传》背下来。”

冰天雪地的哈尔滨,让娜夜倍感亲切。她说:“虽然是冰天雪地,但我并不觉得冷,看到街上的行人,感

觉哈尔滨人特别亲切,美好、高大、气质特别好!”

“哈尔滨的风景让我想到了北欧,非常有特色。这是一座能给诗人很多创作灵感的城市。所有来哈尔滨的作家诗人,他的创作神经都会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。我要让自己静下心来,好好体验哈尔滨,为哈尔滨写下自己喜欢的诗!”

娜夜认为:“冰雪,在李琦、桑克等哈尔滨诗人的笔下,不仅仅是一个意向、一个词语。这种书写更是一种生命状态,是一种精神需要。会引发更广泛的共鸣。”

恰逢哈尔滨如此火爆的时期,她建议,哈尔滨文旅可以挑选一些脍炙人口、短小精悍的冰雪诗歌,做成展示牌,放在公交、地铁站。让大家看到,诗人是这样表达感受的。这也正是诗歌进入社会生活的最好渠道。

生活在成都的娜夜,喜欢哈尔滨的冰雪。她激动地表示,哈尔滨的夏天特别美、那么凉快,都不需要用空调。她说:“我们南方人避暑总是去云南,腾冲、景洪都去过很多次。今年夏天,我一定要来哈尔滨避暑。也希望哈尔滨抓住现在的机遇,趁热打铁,乘胜追击,把哈尔滨的夏季也宣传出去。让全国人民冬天来玩冰雪,夏天来避暑!”